

金文中的一组征伐用语*

商艳涛

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

提要 文章结合甲骨文及传世文献材料,对金文中的“攸”、“戍”、“御”、“克”、“靖”、“大出”、“大同”等征伐用语进行了讨论,并对一些存有争议的观点作了辨析。

关键词 金文、征伐用语、甲骨文、传世文献

金文中有很多与征伐相关的用语,诸如“征”、“伐”、“捷”、“搏”、“敦”、“戡”、“追”、“逐”、“攸”、“戍”、“御”、“克”、“靖”、“大出”、“大同”等,本文结合甲骨文及传世文献,重点对“攸”、“戍”、“御”、“克”、“靖”、“大出”、“大同”等用语进行讨论,并对一些有争议的说法进行辨析,其余另有专文探讨。

一、攸

金文征伐用语“攸”见于西周早期的陵贮簋铭及春秋晚期叔夷钟及罇铭:

唯巢来攸,王令东宫追以六师之年。(陵贮簋《集成》7.4047)

余赐汝马车戎兵,釐仆三百又五十家,以戍戎攸。(叔夷钟、罇《集成》1.272-8、1.285)

金文“攸”字又见于西周时期的姑氏簋(《集成》7.3916)、仲饗盃(《集成》9.4399)、春秋时期的郟王剑(《集成》18.11611)等铭文,该字早在殷商甲骨文中既已出现,学界一般将其看成“作”之异构。¹“攸”字旧释“捶”,郭沫若《大系》认为即笞迫之“笞”,战国时期颯羌钟(《集成》1.157-161)“率征秦迕齐”即此“攸”字义;²马承源主编的《铭文选》承郭说,以为“攸”通“迕”或“笞”,为迫、侵迫义,引《后汉书·陈忠传》“共相压迕”李贤注“迕,迫也”为证;³孙稚维先生指出“攸”、“迕”皆“作”字异文,此处亦为“迫”义;⁴刘雨先

*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“商周军事铭文综合研究”(批准号:07JC740013)、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“《金文通释》研究”(批准号:07Z60)成果。

¹ 在商周古文字材料中,多以“乍”为“作”,甲骨文有从又、从支、从丰者,金文有从木、从又、从支、从爿、从辵、从言、从音者,至《说文》小篆才出现从“人”之“作”字。甲骨文字形参徐仲舒主编《甲骨文字典》,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1989年5月,页887-888;金文字形参容庚《金文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7月,页838-839;陈初生《金文常用字典》(修订再版),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4年1月,页775。

² 郭沫若: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(下)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9年7月,页101。





³ 马承源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(三)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8年4月,页203。

⁴ 孙稚维:《颯羌钟铭文汇释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9辑,北京:中华书局,1992年8月,页109。

生认为“攸”义如文献之“作”，根据《礼记·内则》“鱼曰作之”注“作，斲也”，认为此处为杀、伐、斩义。⁵与上引叔夷钟、罇铭“以戒戎攸”类似的语句又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“修尔车马，弓矢戎兵，用戒戎作，用遏蛮方”，孔颖达疏：“又戒将帅之臣，当修治汝征伐之车马及弓矢与戎兵之器用，以此戒备戎兵动作之处，当征伐之。”

从文义来看，陵贮簠之“攸”与叔夷钟、罇铭之“攸”、鬲羌钟之“迕”当属同一用法，鬲羌钟“征秦迕齐”中“征”、“迕”对文同义，俱有征伐、入侵的含义，学界普遍认为《竹书纪年》所记“(晋)烈公十二年，王命韩景子、赵烈子、翟员伐齐，入长城”与鬲羌钟铭“征秦迕齐”为一事，⁶益证钟铭之“迕齐”即指伐齐。

二、戍、御

“戍”、“御”是金文中表示防守、抵御的两个用语。“戍”字甲骨文作 (《粹》1147)  (《粹》1153)(《甲骨文编》489页)，金文作 (戍甬鼎)  (竞卣)(《金文编》824页)，象人持戈形，《说文》“戍，守边也”，《诗经·王风·扬之水》“不与我戍申”朱熹集传：“戍，屯兵以守也。”《公羊传·庄公十七年》“众杀戍者也”何休注：“以兵守之曰戍。”“戍”在甲骨文中既已用作戍守义，其后直接跟所戍之地，如：

戍夆，弗雉王众。

戍鬲，弗雉王众。

戍壘，弗雉王众。

戍骨，弗雉王众。

戍何，弗雉王众。

五族其雉王众。

戍夆，其雉王众。(《合集》9.26879)

戍壘，其雉王众。(《屯南》4200)

“雉众”亦是军事用语，“雉”读为“失”，“雉众”指战争中“失众”、“丧众”。⁷金文中的“戍”除去人名之外，均为戍守义，用例如下：

王令戍曰：戍淮夷敢伐内国，汝其以戍周师氏戍于古师。(录戍卣《集成》10.5419、5420)
穉从师雍父戍于古师。(穉卣《集成》10.5411)

唯六月既死霸丙寅，师雍父戍在古师。(遇甌《集成》3.948)

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，戍从师雍父戍于古师之年。(戍尊《集成》11.6008)

唯伯犀父以戍师即东，命戍南夷。(竞卣《集成》10.5425)

⁵ 刘雨：《西周金文中的军礼》，载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(古文字研究专号)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4月，页328。

⁶ 持此说者如唐兰《鬲羌钟考释》(载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1995年12月，页2)、马承源主编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(四)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4月，页590)、汤余惠《战国铭文选》(长春：吉林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9月，页11)等。

⁷ 首先提出“雉众”为“失众”说的是杨树达，后沈培先生又予以补证，杨说见《积微居甲文说·耐林庚甲文说·卜辞琐记·卜辞求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12月，页84；沈说见《卜辞“雉众”补释》，载《语言学论丛》第26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8月，页236-256。另外，学者间对于甲骨卜辞中的“雉众”也有不同的理解，如葛英会先生认为“雉众”与夷伤人众无关，应读为“致众”，指聚集人众而谋之以戍守征战之事，是原始民主政治在商代社会的一种遗留，说见《“雉众”卜辞之我见》，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《考古学研究》(三)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1997年6月，页103-106。

以上用例皆出自西周中期穆王时期的铭文，“戍”后多用介词“于”引出地点。先秦典籍中以“戍”后直接跟地点的用法较为多见，如：

扬之水，不流束薪。彼其之子，不与我戍申。（《诗经·王风·扬之水》）

于是，诸侯之大夫戍齐，齐人馈之饩，使鲁为其班，后郑。（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）

冬，戍陈。孰戍之？诸侯戍之。（《公羊传·襄公五年》）



戍郑虎牢。（《谷梁传·襄公十年》）








荆人起兵，将欲以兵攻齐。任妄曰：“……今荆人起兵将攻齐，臣恐其攻齐为声，而以袭秦为实也，不如备之。”戍东边，荆人辍行。（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）

先秦典籍中“戍”后用“于”引出地点的用法则较为少见，十三经中只有一处：

十二月，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，鲁人辞以难。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七年》）

这样看来，“戍”在文献中的用法与其在甲骨文中的用法更为接近。

另外，西周早期鬲簋铭“鬲从王△荆”中“王”后一字作，对于该字学者间有两种看法，容庚《金文编》、张亚初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、考古所《殷周金文集成释文》释为“戍”；于省吾《双剑谿吉金文选》、唐兰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》、郭沫若《大系》、马承源《铭文选》（三）等均释为“伐”。林洁明认为从字形言当是“戍”字，按之文意则必为“伐”字，盖因“戍”、“伐”二字并从人从戈，形义相近，偶涉而误。⁸林说是也，金文“戍”、“伐”形体很接近，区别仅在于所从之“人”位置的高下，戈穿过人首为“伐”，人在戈下即为“戍”，二者有相乱的可能。从虢季子白盘铭之“伐”作来看，此与“戍”已较为接近，只要“人”位置再下一些，即为“戍”字。从文例来看，金文中多有臣下随王出征的记载，如上举虢鼎“王令虢捷东反夷，虢肇从虢征”、海鼎“鸿叔从王南征”、狄驭簋“狄驭从王南征”，尤其是与鬲簋同时之过伯簋铭“过伯从王伐反荆”与之文例全同。以此例之，鬲簋铭之△当解作“伐”字为是。而且，该处若作戍守解，则王亲自戍守边地于理未通，作“伐”解则文从字顺。

“御”甲骨文作（《菁》1.1）（《前》2.18.6）（《粹》20）（《古文字类编》117页），金文作（孟鼎）（牧师父簋）（或鼎）（不其簋）（《金文编》114页），“御”在金文军事用语中用作抵御义，见于以下铭文：

王用肇使乃子或率虎臣御淮戎。（或方鼎《集成》5.2824）


唯九月初吉戊申，伯氏曰：不其，取方狺狺广伐西俞，王令我羞追于西，余来归献禽。余命汝御追于洛，汝以我车宕伐狺狺于高陶。（不其簋《集成》8.4328、4329）

此外，该字又见于春秋时期的姑发鬲反剑铭（《集成》18.1718）“莫敢御余”。

或簋、敌簋铭中文还有一旧释为“御”的字△，亦用于征伐：

戎伐鬲，或率有司师氏奔追△戎于械林，搏戎胡。（或簋《集成》8.4322）






唯王十月，王在成周，南淮夷迁爰，内伐澶、昴、参泉、裕敏、阴阳洛，王令敌追△于上洛愆谷。（敌簋《集成》8.4323）

以上铭文中△分别作，相同字形又见于御(?)鬲（《金文编》114页），1992年山西晋侯墓出的晋侯对盥铭亦有与此同形之字，由于该字形与御字通常写法有别，因而学界有不同释法，宋人释“迎”，刘心源释“绝”，吴大澂疑“显”，孙诒让、郭沫若、唐兰等释“御”。

⁸ 参周法高主编《金文诂林》第13册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，1975年，页6977。

⁹裘锡圭先生初释“阨”，¹⁰后又据马承源释晋侯对盥该字为“隰”¹¹而改释“裘”。¹²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尚存异议，¹³但以释“裘”理据最为充分，以此解读铭文皆可通。

三、克

“克”甲骨文作 (《掇》2.468)  (《乙》8892)(《甲骨文编》306-307页)，金文作 (利簋)  (令鼎)(《金文编》497页)，关于“克”字构形之理，多以为下象人躬身以两手拊膝之形，上象所肩之物，本义为“肩任”，引申为“能”、“成”、“堪”、“胜”。近来有人又重申林义光说，以为其字上部所从为“由”字，“克”从肩负由，会克任之意。¹⁴《说文》：“克，肩也。”征伐用语中的“克”表示征伐的结果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胜，克也。”“克”在甲骨文中“胜”义，如“贞其克乎”(前13.27.2)、“其弗克”(前3.27.3)。“克”在文献亦常用为“胜”，如《尚书·洪范》“二曰刚克”陆德明释文引马云、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“如云不克”郑玄笺、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“不能自克”杜预注皆训“克”为胜。又如《易·既济》：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”《吕氏春秋·爱士》：“(缪公)遂大克晋，反获惠公以归。”最能体现“克”为征战结果的当是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孔颖达疏：“伐而胜之然后称克。”铭文中表示战胜义的“克”与文献用法同，如：

珷征商。唯甲子朝，岁，贞：克？昏夙有商。(利簋《集成》8.4131)

王后反克商，在成师。(小臣单觶《集成》12.6512)

唯珷王既克大邑商。(何尊《集成》11.6014)

俾克厥敌。(虢簋《集成》8.4322)

命日壬午，克邦践城，灭齐之棧。(郟王职壶《上海博物馆集刊》第8期)

四、靖(静、请)

征伐用语中的“静”与“克”相类，也表示征伐结果，“静”的这种用法出现在西周中期的班簋和晚期的多友鼎铭中：

三年静(靖)东国。(班簋《集成》8.4341)

汝既静(靖)京师……汝静(靖)京师。(多友鼎《集成》5.2835)


《铭文选》释班簋“三年静东国”之静为：“静，安静，又通作靖。《广雅·释诂一》：靖，‘安也’。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‘君务靖乱’。”¹⁵以铭文中的“静”通“靖”是正确的，文献中多有用例，如《尚书·尧典》“静言庸违”，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作“靖谮庸回”；《论衡·恢国》作“靖言庸回”；《韩诗外传》“静恭尔位”，《说苑·贵得》“静”作“靖”。《国语·晋语七》“无忌镇静”，宋庠本“静”作“靖”，《左传·成公十八年》孔疏引作“靖”。《篇海类

⁹ 以上诸说参周法高主编《金文诂林》第2册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，1975年，页1022-1039。

¹⁰ 裘锡圭：《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0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7月，页92。

¹¹ 马承源：《晋侯对盥》，载《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会研讨会论文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，1993年10月，页221-229。

¹² 裘锡圭：《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4年第2期，页35-41。

¹³ 金国泰同意读“阨”说，又重申“绝”字说，并认为读为“截”或“捷”，有拦截、截击义，说见《西周军事铭文中的“追”字》，载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，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9月，页109-113；师玉梅《释》赞同裘说，从音节缓读分化角度，认为既可读“隰”又可读“联”，文见《汉字研究》第1辑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5年6月，页437-439。

¹⁴ 陈斯鹏：《说“屈”及其相关诸字》，《中国文字》新28期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2002年12月，页157-169。

¹⁵ 马承源主编：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(三)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4月，页109。

遍·声色类·青部》：“静，通作靖。”¹⁶

“靖”，有平定、止息之义，除上所引《广雅》“靖”训为“安”之外，《增韵·静韵》“靖，安之也”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“诸侯靖兵，好以为事”杜预注：“靖，息也。”《抱朴子·外篇·诘鲍》：“兵革所以静难。”班簋、多友鼎铭文中之“静”当指以武力镇压、平定解，《铭文选》释为“安静”则不确。春秋早期秦公簋(《集成》(8.4315)、秦公钫(《集成》1.270)“镇静不廷”之“静”亦应作此解。

此外，金文中表示平定有时还用“请”字，如战国早期中山王壶铭(《集成》15.9735)“以请燕疆”，“请”亦应如《铭文选》所言，“读为靖，绥靖之意，此指军事镇压”。¹⁷

五、大出、大同

金文有“大出”一语，见于以下铭文：

唯戎大出[于]鞞，并侯搏戎。(臣谏簋《集成》8.4237)

唯十月初吉壬申，馭戎大出于楷，莒搏戎，执讯获馘。(莒簋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1年第1期)

“大出”在两篇铭文中用法完全相同，从文意来看，应该是大举出动一类的意思，而且都是指敌方“戎”的行动。“大出”的这种用法亦见于甲骨卜辞：

其大出，吉。丑其驿至于攸，若。王占曰：大吉。其迟于之，若。(《前编》5.30.1)

丁巳卜，今曷方¹⁸其大出。四月。(《合集》6689)

丙戌卜，今曷方其大出。五月。(《合集》6692)

戊午卜，方其大出。九月。(《合集》6696)

丙子卜，宾贞，方其大出。七月。(《合集》6702)

贞，方不大出。十三月。(《合集》6704 正)

大出于川。¹⁹(《周原甲骨》H11：9)

李学勤先生指出“大出”，“指敌方大出，故王命丑动员，卜其或以弓传往攸，或迟留原地”。²⁰甲骨卜辞“大出”都是敌方军事行为。

甲骨卜辞中有时也单用“出”：

辛亥卜，北方其出。

弗再众，不出。(《合集》32030)

方其出。(《粹》1138)

曷方其出。(《铁》121.4)

¹⁶ 参高亨著、董治安整理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年1月，页67。

¹⁷ 马承源主编：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(四)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4月，页577。

¹⁸ 甲骨文“曷方”原文作“舌方”，此从赵平安先生释，见《甲骨文“舌方”即“曷”字说——兼谈羯族的族源》，载《揖芬集——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年5月，页229-235。

¹⁹ 学界对于“大出于川”中“大出”的有不同的理解，有人认为指周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军事行为，亦有人认为指周人敌对一方的军事行为，前说见徐锡台《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、官名、方国、地名浅释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8月，页194-195；陈全方等《西周甲文注》，上海：学林出版社，2003年8月，页57。后说见李启良《周原甲骨杂考三则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5年增刊，35-36页。以甲骨、金文通例来看，当以后说为是。

²⁰ 李学勤：《走出疑古时代》(修订本)，沈阳：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12月，页331-336。

“曷方”和“方”都是敌国，“出”都指出兵来犯。²¹
与“大出”一样同是用于戎的还有“大同”，见于西周晚期的不其簋：

余命汝御追于洛，汝以我车宕伐殄狄于高陶。汝多折首执讯。戎大同，从追汝，汝徂戎大敦搏。（《集成》8.4328、4329）

王国维指出此处“同犹合也”，²²陈梦家引《说文》“同，会合也”，以“戎大同”指被击散之戎重又集合，²³后多从其说。“同”之“合”、“聚”义乃文献常见用义，故此说可从。

本文引用书目简称

《大系》——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 《铭文选》——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
《集成》——《殷周金文集成》 《合集》——《甲骨文合集》
《屯南》——《小屯南地甲骨》

A Series of Words with Meaning of “Conquer” in Bronze Inscriptions

SHANG Yantao

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words with meaning of “conquer” in bronze inscriptions, “牧”、“戍”、“御”、“克”、“靖”、“大出”、“大同” a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,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is made on the usages of these words.

Key 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, words with meaning of “conquer”,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

²¹ 齐文心：《释读“沚郛再册”相关卜辞——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》，《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4年9月，页251-260。

²² 王国维：《不其敦盖铭考释》，《王国维遗书》第4册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6年8月，页133-151。

²³ 陈梦家：《西周铜器断代》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4月，页322。